

楊貴妃伝

ようきひでん

「旦」井上靖

林怀秋 译

著

楊貴妃

いのうえ やす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楊貴妃伝

ようきひでん

楊貴妃

いのうえ やすし

「日」井上靖

林怀秋

译

著

YOKIHI-DEN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63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7-13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贵妃/[日]井上靖著;林怀秋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339-5313-3

I. ①杨… II. ①井… ②林…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2121号

策划统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王青
封面设计 宋涛
责任印制 吴春娟

杨贵妃

[日]井上靖 著
林怀秋 译

出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

145千字

印张

8.375

插页

5

版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313-3

定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31

第三章

067

第四章

101

第五章

140

第六章

178

第七章

223

第一章

100

第二章

110

第三章

130

第四章

101

第一章

开元二十八年(公历七四〇年)十月,从距国都长安四十来里行幸骊山温泉宫的皇帝玄宗处派来使者,到了长安的寿王府。玄宗命寿王妃杨玉环去温泉宫伺候。

寿王瑁是玄宗与三千后宫中最宠爱的武惠妃所生的皇子,是个甚至一时拟立为太子的人物。玄宗就是对这样一个寿王妃子的杨玉环,下达了召见令。玄宗的这种召见意味着什么,寿王也好,杨玉环本人也好,早已心领神会。

当接到父皇玄宗命令的一瞬间,寿王已经知道自己不得不失去爱妃杨玉环。寿王叫出杨玉环,传达了父皇之命,让玉环好生考虑考虑,让她自己选择自己所想走的道路,并未要求她即刻做出答复,寿王便退入自己的居室去了。

只过了一刻,杨妃的侍女即带着答复来谒寿王。杨妃的回答是:父皇既已有命,岂能违背。寿王面不改色地说,既

所望在此,那就请便吧。寿王在这一瞬间,定然对失去杨玉环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若是杨妃拒绝服从父皇之命,两人的命运则除死无他。况且父亲向有骨肉之情的儿子要求他的妻子,绝非轻易之事,父亲玄宗无疑也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寿王瑁的母亲武惠妃薨后刚好过了三年。武惠妃当然还只是一个妃子,并非皇后,但是玄宗的可称为糟糠之妻的王皇后因无子嗣,武惠妃的权势,从一开始就凌驾于王皇后之上。而且在开元十二年,王皇后因兄之罪,被赶下皇后宝座成为庶民,不久便在失意中死去,于是武惠妃的地位便巩固起来。玄宗身边虽有现在立为太子的亨的母亲杨氏,和以美貌而知名的赵丽妃等女人,然而她们都已早夭,只武惠妃一人得玄宗专宠,受到皇后一般的待遇,一门都得就显要官职。武惠妃为了自己所生的寿王立为太子,施展了种种阴谋。赵丽妃所生的太子瑛之所以被废黜赐死,一般传说就是由于武惠妃的谗言。

武惠妃薨于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她若是再多活一段时间,寿王准是早已即了太子之位。实行废黜太子之议不久,武惠妃就逝世了,为此寿王立为太子之事还没来得及实行。母亲武惠妃生前的专横,简直令人侧目,仅凭此点,一旦武惠妃薨去后,寿王就陷入颇为微妙的境地。在此之前玄宗也曾爱

过寿王,但那是因为母亲武惠妃在。武惠妃一旦死亡,玄宗对他的爱随之而减退,这也不足为怪。玄宗对三千后宫的无论哪一个,都可以使她生孩子。孩子始终是属于生身之母的,问题就在这里。在母亲武惠妃死去的同时,她的孩子也等于死了。倘有有权势的重臣特别庇护,姑当别论,这对于有武惠妃那样母亲的寿王来说,却是不可能的。从武惠妃薨去之日起,其子寿王就不是掌权者所特别垂青的皇子了。玄宗皇帝是这么想的,其子寿王也是这么想的。玄宗的这种心情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这次事件。

面庞极似乃母武惠妃的肤色白皙的年轻皇子,对父王的无理要求,丝毫也不能有所抵抗。其他妃子所生皇子曾经蒙受过的悲惨命运,说不定几时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杨玉环在得知玄宗召见的一瞬间,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命运,意外地被强大的力量折弯了。她没有把玄宗当作自己丈夫的父亲来看待,而这种想法,过去是不曾有过的。玄宗是大唐帝国的绝对掌权者,与之相比,丈夫寿王如今只不过是极端无力的王族的一个成员。

杨玉环从听到丈夫寿王传达了事情的详细情况的时候起,一直任凭着莫名其妙的兴奋袭击着自己。册立为寿王妃,是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间的事。自那以后,已经过了近五年

的岁月。当上寿王妃的时候,她也曾为做梦都没想到的走运而不知所措;这次的被召,更是与之不能同日而语了。杨玉环向寿王处派出侍女之后,横卧牙床,茫然若失。不管是否喜欢,为了活下去,不入玄宗的后宫是不行的。

杨玉环在接到玄宗使命的次日,天色未明就来到长安街上,直奔骊山的温泉宫而去。侍从包括骑马的,约有三十人。玉环自从昨天听到玄宗派来的使者的传话,便再也没与寿王会过面,她是并未与寿王话别就出了寿王府的。寿王觉得这样倒好,杨玉环也深以为然。当走出寿王府时,玉环心里想,恐怕自己今生再也不会到这座王府来,作为妃子再也不能与寿王见面了。玉环过去作为妃子,曾经对丈夫寿王有过爱情;作为天下的两个掌权人物玄宗和武惠妃所生之子的丈夫的地位,曾使玉环感到十分耀眼。然而,这一切,如今都与自己毫无关系了。

玉环坐在抬往骊山的轿子里,才觉察到自己是被置于过去不曾想过的新的命运之中,而且这命运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自己是走向幸福,还是相反走向不幸呢?玉环都不得而知。所知道的,只是自己正在向举措维艰靠拢。走近它,非走近它不可,这就是自己所面临的新命运。一个有着任何人都不能

与之比肩的极大权力，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断送任何人性命的几乎不敢相信的人物，如今正在那里等待着自己。

三千后宫正在围着这个掌权者。按照唐朝的制度，这个掌权者拥有带等级的女人。在皇后以下，有贵妃、德妃、淑妃、贤妃四妃。在这之下又有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九嫔，再下边配有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此外还有许多女官。玄宗时，对这种制度多少做了一些修改，但是后宫三千的那种惨状却没有改变。三千后宫与各种权力联结着，都想博得这个年迈的绝对权威的爱情。虽说是爱情，却和普通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大不相同，因为这是以得到与得不到掌权者的宠爱，来决定能否得到自己的荣华和自己满门的高升。妃姬们围绕着玄宗竞争的激烈程度，准是让人不敢正眼相看的。如今杨玉环正要加入她们的行列。

杨玉环要去的离宫，在京城东方四十来里的骊山山麓。轿子涉涧水，渡灞河，在缓慢低矮的丘陵起伏的平原上，一直往东走去。路在中途变陡了，这一行人走走停停地前进。

不一会儿，轿子到了骊山离宫。钻过三层城门，在面向水池的一座宫殿前边，杨玉环下了轿子。前来迎接的众多男女低头站立，一动不动。玉环对前来迎接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

她就像没看见这些人似的从轿子里下来，把视线稍稍投向了上方。阶梯式离宫的几个建筑物的脊瓦和一部分屋檐，看上去重重叠叠，在这些建筑物的背后，望得见覆盖着小山斜坡的低矮的松柏树密林。玉环此时听到了这个季节的风声。是风吹松柏树梢发出的声音。少许，玉环在几名侍女的引导下，静静地朝宫殿内部走去。

骊山自古以来就以历代皇帝的避寒之地而知名。山麓有温泉喷出。为了利用这热水，才修建了这座离宫。离宫称为温泉宫。在侍女的引导下，走在宫殿与宫殿相联结的长长的回廊上，在玉环的耳朵里所听到的，只有山风的飒飒之声。

玉环在半路上稍稍停了一下。山风之外，不知从哪里还吹来险滩的声响。这是热水涌出的声音。浴场似的建筑在尽下边，挨着它的上面重重叠叠，沿着山坡的斜面建造了好几栋宏伟壮丽的殿舍。在殿舍与殿舍之间的回廊当中，有的倾斜度颇急，有的则平缓。

杨玉环被引导到在此逗留期间起居的房间，在那里稍事休息。为了谒见玄宗皇帝，出了这间屋子，玉环被领到长廊。在玉环前面，走着几个侍女，在她的背后，也有十来个侍女相随。杨玉环此时感到一阵轻轻的晕眩。夹着回廊，两侧有修剪收拾得极好的庭院，既有水又有假山，然而玉环几乎对这一

切都没有仔细看。

杨玉环从几座馆前经过。馆内到处微暗，毫无例外地在前面都有用石头垒起的宽台。石台有一种不能靠近的冷清，使人觉得非常像建造在宫殿内部的幽静的散步场，这在宫殿外部是绝然见不到的。

玉环在一座馆前停住了脚步。因为走在她前边的侍女们一齐停了下来，自然玉环也只得停下来。回廊在稍往前走的地方弯成直角，从那弯角，这时意外地看见来了一群人。站在前边的是两个侍女，后边有几个男人。玉环见自己身前身后的人都低着头。玉环因不知是谁走近自己，为了不失礼仪，也轻轻地低了低头。

玉环在迎面而来的一群人和自己这边的人相擦而过时，在正中间看见一个老人，这时才觉察到这就是玄宗皇帝。玉环觉得那人的目光在敏锐地照射着自己。玉环在这时，也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但是，冲着这个对自己来说，究竟是恶魔还是神都还不知道的人，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在突然的冲动之下，她抬起了头。并不是自己想抬才抬起了头，是突然之间无意识地抬起了头。玉环抬起头站在那里。

玄宗稍稍停步，不客气地瞧看玉环。那是一种仔细端详。然后好像想说点什么，嘴边的筋肉微微地动了动，然而从那张

嘴里,并没有特别说出什么。老人就那样从玉环前边过去了,可是不知是为了什么,玉环却仍然是那副姿势,在那里站立了一会儿。玉环看到自己身前身后的侍女们依然还在那里深深地低着头,老是不抬起来。

玉环觉得自己对这个掌权者,并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态度。既没有毕恭毕敬地迎候这位掌权者,也没有大礼参拜。只不过是这位难以取悦的老人的面庞,不知为什么,玉环也还是仔细地看了一番。

侍女们走动开了,玉环也跟着挪动着脚步。接着便回到了刚才休息的房间,在那里独自吃完了饭。豪华的饭菜装在一个大盘子里,由侍女们接连托了进来。玉环对这些饭菜只是沾了沾筷子。送来的饭菜接连拿走,接着另外又送来一些新的。玉环自从踏进离宫,和谁都未交谈一语。这一切都是在无言之中进行的。

吃罢膳食没多久,被引入有床铺的房间。从京城一路摇晃而来,她以为是叫她休息的呢,玉环便随身躺下。实际上玉环也真的累了。从昨天起的过度紧张,睡眠不足和旅途疲劳,玉环已经被折磨得身心交瘁了。

玉环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醒来时已是黄昏时候。从飘荡在馆前的发白的光线和沉滞的空气,可以知道暮色将

临。好像在哪里一直盯着玉环的醒来似的,出现了一个中年的侍女。这个侍女第一次开口,用郑重的语气说今天晚上皇帝召见,请即刻入浴。

浴室从皇帝洗的“御汤”开始,共有十八个。玉环被领来的是在御汤的西南角,用低低的大理石墙垣隔开的妃子汤。

从妃子汤可以完全看得清御汤。御汤的宽绰的浴槽是用白玉石砌起来的,浴槽的边缘雕着鱼、龙、雁等浮雕。在浴槽的中央,为了躺着也能够洗浴,放着一张白玉石制的卧铺。汤从同样是用白玉石造的莲花芯中喷涌出来。

妃子汤比起御汤的浴室来虽然狭窄一些,但同样是用白玉石砌成的,只在汤的出口处放置了一个用红色石头塑造的大盆,它承受着不知从哪里喷涌出来的汤。这种汤的出口有四处。

汤是透明的,但却荡漾着轻微的硫黄味,不断地冒出的热气,使浴室内部充满了热气和轻柔的透明的雾气。杨玉环身子躺在浴槽内。洗温泉澡她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在京城附近有个与骊山齐名的汤山,玉环当然也没到过那里。

白居易的《长恨歌》,对玉环初次赐浴骊山时的情形曾这样咏道:

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

玉环从浴室出来,披上衣裳,被领到隔壁化妆室里。这里有几名侍女在等待着给玉环的脸上化妆。玉环进屋来时,待在这里的侍女们也都吃惊地为玉环那无法正视的耀眼的容光所逼,低下了眼睛。那耀眼的容光可以说既是女人才懂得的骄傲和美貌,也是只有女人才懂得的女人所特有的一种难以言状的令人生厌之处。这耀眼中,掺杂着这样两种迥然不同的东西。侍女们感到作为玉环的同性,她既是自己人又是敌人。

来到大镜台前边时,玉环把轻盈的半裸的身子坐在了面前的有异国风味的椅子上。一个侍女转到玉环的前面,一个人立在她背后。玉环本来可以听任侍女给自己化妆,但她没有这样,她还是提出了要求。这时玉环的心里才生出了可以称作是为了今后生活下去的意志。要求自己的,是人世上的绝对掌权者,如果说这是无法拒绝的,那么她的想法就是倒不如把自己所有的最美的东西献给对方,她觉得这也并非坏事。坐轿子来时,玉环几乎可说是清水脸儿仅只是薄施了点粉黛,可是如今却相反,她想来个浓妆艳抹。她把自己心里想着的

事冲口而出。侍女们一齐低下了头,以示遵命。

玉环凝视着镜中自己的面庞。因为是出席夜宴,化妆浓点也无妨。发髻当然是高髻,饰以金玉的发簪和钿以及步摇^①。眉不是白天的蛾眉,而是画得更粗一点。鸳鸯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眉、垂珠眉、月棱眉、分梢眉、涵烟眉、拂云眉、倒晕眉等,这阵子宫女们的描眉方法虽然花样翻新,可是玉环什么样儿都没有依。她只是把眉画得丰满而粗大,把接近鼻端处描得像刀尖切的那样纤细,另一端就像用布料抹过的那样朦胧地消失了。面颊上涂过白粉之后,再搽红。口红涂得厚厚的,使嘴唇看上去就像蓦地噉起来一般。嘴嘛,始终应该像铃铛那样厚而小。与此相反,眼睛得尽可能画得大些,从而多少像向外弯曲的鱼那样,眼梢往上吊。

面庞全部画好之后,最后就是戴花钿了。在眉毛之间放上四个白绿色小点点形成一个菱形。然后用丹青在两颊上面画酒窝。酒窝平时是谁也不会注意的,只在发笑时,让它起美化笑容的作用。

玉环的化妆费去了将近一刻钟。化完妆,侍女们侧着身子退出去之后,玉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玉环对镜自忖,好一

① 一种发簪,因在人走路时摇摆而得名。——原注

会儿才移开眼睛。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

正是如此,也不能不如此。

赐予杨玉环的谒见时间,一刻刻地迫近了。玉环斟酌完毕,离开馆舍,暂且坐在椅子上小憩,以等待前来迎接的侍女们的出现。自从出了寿王府,在杨玉环的头脑里,这时才第一次想起了丈夫寿王来。从十七岁到二十二岁,前后足有六年之久,自己虽然作为妃子服侍过这位丈夫,可是如今却感到那已是个遥远的存在了。仔细想想,从昨天玄宗下召见令之后两个人还商量过,此后就再也没见着,尽管如此,分别也不过是一昼夜的样子。可是却觉得与这位丈夫已经如同分别多年。杨玉环看了看自己这身衣着,都是自己过去所不知道的新鲜玩意儿。不仅是衣服,从发饰到汗衫以至镶嵌珍珠的鞋子,统统都不是自己的。面庞和头发虽然是按自己的喜好装点的,但和平常的自己判若两人,这是化妆,是变形。

杨玉环虽然想起了自己丈夫的面孔,可是心里毫不感到